

叢書集成續編 第二六〇冊目錄

史地類



理學家別傳

朱文公行狀一卷附刻一卷	宋	黃榦撰	明辨齋	一
安定言行錄二卷	清	許正綬輯	月河精舍	四九
呂用晦先生行略一卷	清	呂公忠撰	邈園	七七
明新建伯王文成公傳本二卷	清	毛奇齡撰	明辨齋	八九
稼書先生年譜一卷	清	陸宸徵輯	小石山房	一一三
陳乾初先生年譜二卷	清	吳騫輯	雪堂	一三一
陳文節公年譜一卷	清	孫鏘鳴撰	敬鄉樓	一六一
張楊園先生年譜一卷附錄一卷	清	蘇惇元重編	當歸草堂	一八七

釋道別傳

善慧大士傳錄三卷附錄一卷	宋	樓穎輯	續金華	二二七
華陽陶隱居士內傳三卷	宋	賈嵩撰	觀古堂	二五七
達賴喇嘛傳一卷附錄一卷	民	張柏楨撰	滄海	二七五
班禪額爾德尼傳一卷附錄一卷	民	張柏楨撰	滄海	三〇九
榮武佛傳一卷	民	張柏楨撰	滄海	三三七
白尊者普仁傳一卷	民	張柏楨撰	滄海	三四一
白尊者普仁舍利塔銘一卷	民	張柏楨撰	滄海	三四五

孝子別傳

桑孝子旌門錄一卷.....清 桑調元輯

武林掌故 三四九

忠義別傳

楊大洪先生忠烈實錄一卷附錄一卷.....明 胡繼先輯

百爵齋 三五九

龔安節先生年譜一卷.....明 龔 紱撰

又滿樓 三八九

謝臯羽年譜一卷.....清 徐 沁撰

昭 代 四〇三

張文烈公家玉傳一卷.....民 張伯楨撰

滄 海 四一五

名臣別傳

范文正公年譜一卷附補遺一卷.....宋 樓 鑰撰

四 明 四四一

宋少保岳鄂王行實編年二卷.....□ 不著撰人

明 辨齋 四九一

宋丞相李忠定公輔政本末一卷.....宋 岳 珂撰

百 子 五四一

諸葛忠武書十卷.....明 楊時偉編

明 辨齋 五四六

楊文襄公事略一卷.....明 謝 純撰

雲 南 六三七

茶史一卷.....明 朱 廣撰

殷禮在斯 六六九

王荊國文公年譜三卷末一卷遺事一卷.....清 顧棟高輯

求恕齋 六七九

4436/10

宋文

公侍

行講

狀末

同治癸亥長沙余華
泉校葉于明辨坐

朱文公行狀附刻目錄

黃勉齋先生行狀

何北山先生行狀

祭何北山先生文

門人同祭

王魯齋先生壙誌

祭王魯齋先生文

金仁山先生行狀

學箴

許白雲先生墓誌銘

朱文公行狀

附刻目錄

吳草廬先生行狀

吳文正公年譜

高忠憲公年譜二卷

劉忠介公年譜二卷

文中子世家

文中子碑

宋

王柏

葉由庚

金履祥

柳貫

許謙

黃潛

明辨齋

虞集

危素

高世寧

劉洵

唐杜淹

唐皮日休

宋故朝奉大夫華文閣待制贈寶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謚文朱先生行狀

曾祖絢故不仕 妣汪氏

祖森故贈承事郎 妣程氏贈孺人

父松故任左承議郎守尚書吏部員外郎兼史館校

勘累贈通議大夫 妣孺人祝氏贈碩人

本貫徽州婺源縣永平鄉松巖里

先生姓朱氏諱熹字仲晦父朱氏為婺源著姓以儒名

家世有偉人吏部公甫冠擢進士第入館為尚書郎兼

朱文公行狀

明辨齋

吏事以不附和議去國文章行義為學者師號常齋先

生有文集行於世吏部公因仕入閩至先生始寓建之

崇安五夫里今居建陽之考亭先生以建炎四年九月

十五日午時生南劍九溪之寓舍幼穎悟莊重能言常

齋指示曰此天也問曰天之上何物常齋異之就傳授

以孝經一閱封之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

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少長厲志聖賢

之學於舉子業初不經意年十八貢於鄉登紹興十八

年進士第以左迪功郎主泉州同安簿蒞職勤敏纖悉

必親羣縣長吏事倚以決苟利於民雖勞無憚職兼學
事選邑之秀民充弟子員訪求名士以爲表率日與講
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年方踰冠聞其風者已知學之
有師而尊慕之歷四考罷歸以奉親講學爲急二十八
年請奉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詔赴行在言路有託抑
奔競以沮之者遂以疾辭三十二年祠秩滿再請孝宗
即位復因其任會有詔求直言因上封事其畧言聖躬
雖未有闕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
闕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可徧

朱文公行狀

二

明辨齋

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陛下毓德之初親
御簡策不過諷誦文辭吟咏性情比年以來欲求大道
之要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記誦詞藻非所以探
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
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
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
今日之計不過修政事攘夷狄然計不時定者講和之
說疑之也今敵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讐則不可和也義
理明矣知義理之不可爲而猶爲之以有利而無害也

以臣策之所謂和者有百害而無一利何苦而必爲之
願疇咨大臣總攬羣策鑒失之由求應之之術斷以
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
厲風俗使吾修政攘夷之外了然無一豪可恃爲遷延
中已之資而不敢懷頃刻自安之意然後將相君民無
不曉然知陛下之志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志
定氣飽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強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
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爲吾有而將焉往次言四海利病
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

朱文公行狀

三

明辨齋

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
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姦賊狼藉肆虐以病民者莫非
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其已失勢者既按見其交私之
狀而斥去之尚在勢者豈無其人顧陛下無自而知之
耳明年改元隆興復召辭不許即入對其言大學之
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蓋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無形
而難知物有迹而易覩故因是物以求之使是理瞭然
於心目之間而無豪髮之差則應乎事者自無豪髮之
謬陛下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

故天下之事多所未察未嘗即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溺心於淺近虛無之過其二言君父之讐不與共戴天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發於至痛不能自已之同情而非專出於一己之私然則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是皆天理之同然非人欲之私念也末言古先聖王制御敵入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強而在乎德業其備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

朱文公行狀

四

明辨齋

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今日諫諍之塗尙壅倭幸之勢力張爵賞易致而威罰不行民力已殫而國用未節則德業未可謂修朝廷未可謂正紀綱未可謂立凡古先聖王所以強本折衝威制敵入之道皆未可謂備三劄所陳不出封事之意而加剴切焉先生以爲制治之原莫急於講學經世之務莫大於復讐至於德業成敗則決於君子小人之用舍故於奏對復申言之蓋學有定見事有定理而措之於言者如此除武學博士待次乾道改元促就職既至以時相方主和議請監南

嶽廟以歸三年差充樞密院編修官待次五年三促就職會魏掞之以布衣召爲國子錄因論會觀而去遂力辭先生嘗兩進絕和議抑佞幸之戒言旣不行雖擢用狎至不敢就出處之義凜然有不可易者尋丁內艱六年復召以未終喪辭七年旣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四年之間辭者六九年有旨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合入官王管台州崇道觀先生以改秩昇祠皆進賢賞功優老報勤之典今無故驟得之求退得進于義未安再辭淳熙元年又再辭上意愈堅始拜命收宣教郎奉

朱文公行狀

五

明辨齋

祠二年除秘書郎先生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今乃冒進擢之寵是左右望而罔市利力辭時上諭大臣欲獎用廉退執政以先生爲言故有是命會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以故再辭即從其請主督武夷山冲佑觀五年差權發遣南康軍事辭者四始之任先生自同安歸奉祠家居幾二十年間閭貧困不以屬心涵養充積理明義精見之行事益肅然矣至郡憇惻愛民如己隱憂興利除害惟恐不及屬邑星子上瘠稅重乞從蠲減章凡五六上歲值不用講求荒政凡請於朝言無不

盡官物之檢放倚閹蠲除幣帶納如秋苗夏稅木炭
月椿經總制錢之屬各視其色目爲之條奏或至三四
不得請不已并奏請截留綱運乞轉運常平兩司撥錢
米充軍糧備賑濟申嚴隣路斷港遏糴之禁選官吏授
以方畧俾視境內具知荒歉分數戶口多寡蓄積虛實
通商勸分多所全活其設施次第人爭傳錄以爲法訖
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者凡數四郡濱大江舟艤岸
者遇大風輒沉溺因募饑民築堤捍舟民脫於饑舟患
亦息先生視民如傷至姦豪侵擾細民撓法害政者懲

朱文公行狀

六 明辨齋

之不少貸由是豪強斂戢里閭安靖數詣郡學引進士
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趾奏復其舊又奏乞賜
書院勅額及高宗御書石經板本九經注疏等書者至
再每休沐輒一至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退則相與
徜徉泉石間竟日乃反又求栗里陶靖節之居西澗劉
屯田之墓孝子熊仁贍之間旌顯之猶以不得悉行其
志爲恨明年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
下之大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術以
立紀綱今日民間特以稅重爲苦正緣二稅之入朝廷

盡取以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則不免於二稅之外別
作名色巧取於民今民貧賦重若不計理軍實去其浮
冗則民力決不可寬惟有選將吏覈兵籍可以節軍費
開廣屯田可以實軍儲練習民兵可以益邊備今日將
帥之選率皆膏粱子弟厮役凡流所得差遣爲費已足
不貲到軍之日惟望哀歛刻剝以償債負總餽餉之任
者亦皆倚負幽陰交通貨賂其所驅催東南數十州之
脂膏骨髓名爲供軍而輦載以輸權倖之門者不可以
數計然則欲計軍實以紓民力必盡反前之所爲然後

朱文公行狀

七 明辨齋

乃可冀也授將印委利權一出於朝廷之公議則可以
絕苞苴請託之私而刻剝之風可革務求忠勇沉毅實
經行陣之人則可以革輕授非才之弊而軍士畏愛蒐
閱以時竄名冗食者不得容於其間又擇老成忠實通
曉兵農之務者使領屯田之事付以重權責其久任則
可以漸省列屯坐食之兵稍損州郡供軍之數軍籍既
覈屯田既成民兵既練州縣事力既紓然後可以禁其
苛歛責其寬恤庶幾困窮之民得保生業無復流移漂
蕩之患矣所謂其本在於正心術以立紀綱者蓋天下

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利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方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此一二小人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說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瞽之鄙態下則招集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策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賓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

朱文公行狀

八

明辨齋

公肆擠排交通貨賂則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猶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齷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畧能驚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明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入者陰執其柄益其所壞非獨壞陛下之紀綱乃幾與陛下所以

立紀綱者而壞之民又安可得而恤財又安可得而理軍政何自而修土宇何自而復宗廟之舊恥又何時而可雪耶先生在任嘗用劄子奏事後因臺諫言用劄子非舊制遂奏乞罷黜又以致人戶逃移自劾者再以疾請奉祠者五將滿除江西提舉常平茶鹽事待次初廟堂議遣先生使蜀上意不欲其遠去故有是命詔以修舉荒政民無流殍除直秘閣凡三辭皆以前所奏納粟人未推賞難以先被恩命會浙東大飢易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事時民已艱食卽日單車就道復以南康納粟

朱文公行狀

九

明辨齋

人未推賞辭職名具乞奏事之任納粟賞行遂受職名入對其一言陛下臨御二十年間水旱盜賊畧無歲意者德之崇未至于天與業之廣未及于地與政之大者有未舉而小者無所繫與刑之遠者或不當而近者或幸免與君子有未用而小人有未去與大臣失其職而賤者竊其柄與直諫之言罕聞而諂諛者眾與德義之風未著而汙賤者騁與貨賂或上流而恩澤不下究與責人或已詳而反躬有未至與夫必有是數者然後足以召災而致異其二言陛下卽政之初益將選建英

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于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閒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蠱惑其

朱文公行狀

十

明辨齋

胥吏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術而先墮其數中矣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紀綱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荐臻群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其三言抹荒利害如州縣早

傷早行檢放從實蠲減勸諭人戶賑糴務得其平納粟之人早行推賞所納米數仍減其半乞撥豐儲倉米三十餘萬石以備濟糴州縣新舊官物並且任催紹興丁身等錢預行蠲放及免米商力勝稅錢量立賞格官吏違慢者奏劾昏病者別與差遣仍差選得替待闕官廟持服官員時暫管幹其四言水旱三分以上第五等戶免檢並放五分以上第四等戶依此施行乞行著令及請頒行社倉條約於諸路其五言紹興和買乞議革其弊其六言南康嘗乞蠲減星子租稅有司拒以對補苴

朱文公行狀

十一

明辨齋

細鄙狹不達大體其七言白鹿書院請賜書額先生所對奏劄凡七其一二皆自書以防宣洩又以南康所上封事繕寫成冊用袋重封於閣門投進後五劄亦有非一時抹荒之急者當倥傯不暇給之際而憂深慮遠從容整暇益急於抹民罄竭忠惻不敢有所隱也先生所居之鄉每歲春秋之交豪戶閉糴牟利細民發廩強奪動相賊殺幾至挺變先生嘗帥鄉人立社倉以賑貸之米價不登人得安業至是乞推行之白鹿書院事本不暇及前期執政使人諭以且宜勿言先生因念主上未

必有鄙薄儒生之意而大臣先爲此言不可及對卒言
之上委曲訪問悉從其請先生初拜命卽移書他郡募
米商蠲其征及至客舟之米已輻輳復以入奏荒政數
事推廣條上情詞懇惻條目詳密目與僚屬萬公鈞訪
民隱至廢寢食分晝既定按行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
到拊問存恤所活不可勝計每出皆乘單車屏徒從所
歷雖廣而人不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倉皇驚懼常若
使者壓其境至有自引去者由是所部肅然而尤以戢
盜捕蝗興水利爲急大抵措畫悉如南康時而用心尤
朱文公行狀

三

明辨齋

苦初奏紹興和買之弊至是乞先與痛減歲額然後
用貫頭科紐惟恐真下戶受其弊則請參用高下等第
均敷及減免下戶丁錢以優之又乞免台州丁錢至於
差役利害亦嘗條具數千言申省義役之法則乞令均
出義田罷去役首免排役次官差保正副長輪收義田
仍令上戶兼充戶長又乞取會福建下四州見行產鹽
法行於本路沿海四州又乞依處州見行之法改諸郡
酒坊爲萬戶於抹荒之餘猶悉及他事以爲經久之計
先生猶以徒費大農十萬緡無以全活一道饑民自刻

又以前後奏請多見抑卻幸而從者又率稽緩後時無
益於事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爲今之計獨有斷
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
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糶之本
詔戶部無得催理舊欠詔諸路漕臣遵依條限檢放租
稅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選
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以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
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餓殍而在於盜賊蒙
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復上時宰書云
朱文公行狀

三

明辨齋

朝廷愛民之心不知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爲極力救民
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爲阿諛
順旨之計然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
財散猶可復聚民心一失則不可復收身危猶可復安
國勢一傾則不可復正至于民散國危而措身無所則
其所聚有不爲大盜積者耶九年以賑濟有勞進直徽
猷閣辭知台州唐仲友與時相王淮同里爲姻家遷江
西提刑未行先生行部訟者紛然得其姦賊僞造楮幣
等事劾之時久旱而雨奏上淮匿不以聞仲友亦自辯

且言弟婦王氏驚悸病篤論愈力章至十上事下紹興府鞠之獄具情得乃奪其新命授先生先生以爲是蹊田而奪之牛辭不拜遂歸尋令兩易江東辭及辭職名且言唐仲友雖寢新命已具之獄竟釋不治則是所按不實難以復沾恩賞並不許受職名再辭新任且乞奉祠言所劾賊吏黨與眾多並當要路大者宰制幹旋于上小者馳騫經營于下若其加害于臣不遺餘力則遠至師友淵源之所自亦復無故橫肆無排爲臣之計惟有乞身就閑或可少紓患害時從臣有奉時相意上疏

朱文公行狀

西

明辨齋

毀程氏之學以陰詆先生者故有是言十年差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守南康使浙東始得行其所學已試之效卓然而卒不果用退而奉崇道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自是海內學者尊信益眾十四年除提點江西刑獄公事待次以疾辭不許遂拜命十五年促奏事又以疾辭不許遂行又以疾請奉祠者再淮罷相遂力疾入奏首言近年以來刑獄不當輕重失立甚至涉於人倫風化之重者有司議刑亦從流宥之法則天理民彝幾何不至於泯滅又言州郡獄官乞注有舉主關陞及任滿

銓試第二等以上人常調關陞及省部胥吏並不得注擬若縣獄則專委之令或不得人則無所不至亦望令縣丞或主簿同行推訛又言提刑司管催經總制錢起于貞和末年倉卒用兵權宜措畫其始亦但計其出納之實數而隨以取之及紹興經界民間投印違限契約所入倍於常歲自今遂以是年爲額而立爲比較之說甚至災傷檢放倚閭錢米已無所入而經總制錢獨不豁除州縣之煎熬何日而少紓斯民之愁嘆何時而少息又言江西諸州科罰之弊至其末篇乃言陛下卽位

朱文公行狀

五

明辨齋

二十有七年而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而思之無乃燕間蠖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未純人欲有未盡與天理未純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人欲未盡是以爲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朋友角立交戰於其中故禮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英豪非不切而柔邪庸謬得以久竊廟廊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望讒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讐恥而不免畏怯苟安非不欲愛養生

靈財力而未免嘆息愁怨凡若此類不一而足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發則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爲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闕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微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爲上所厭聞戒以勿言者先生曰吾平生所學只有此四字豈可回互而欺吾君乎及奏上未嘗

朱文公行狀

六

明辨齋

不稱善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勞卿州縣除兵部郎以足疾丐祠未供職本部侍郎林栗前數日與先生論易西銘不合至是遣部吏抱印迫以供職先生以疾告遂疏先生欺慢時上意方嚮先生欲易以他部郎時相竟請授以前江西之命仍舊職名又令吏部給還改官以後不曾陳乞磨勘蓋先改秩既出特恩其後累任祠官無績可考以故不曾陳乞磨勘者十有四年先生行且辭曰論者謂臣事君無禮爲人臣子有此名罪當誅戮豈可復任外臺耳目

之寄章再上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栗亦罷辭磨勘及職名不許轉朝奉郎未踰月再召時廟堂知上眷厚憚先生復入故爲兩罷之策上悟復召先生受職名辭召命以爲遷官進職皆爲許其間退方竊難進易退之褒復爲彈冠結綬之許則其爲世觀笑不但往來屑屑之譏又促召初先生入奏事迫於疾作嘗面奏以爲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再辭遂併具封事投匭以進其畧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臣不暇

朱文公行狀

七

明辨齋

言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爲陛下言之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蕩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猶恐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于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

毫髮之私陛下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官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貨賂之流聞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則陛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于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覲說怵之徒勢焰薰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陳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竊以爲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埽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

朱文公行狀

文

明辨齋

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竊聞之道路自王莽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靈膏血以奉軍旅而軍士顧乃未嘗得一溫飽是皆將帥巧爲名色奪取其糧肆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爲欺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昭反寵暱之以是爲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臺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寮之選號爲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

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儼薄聞允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唐之六典東宮之官師傅賓客既職輔導而詹事府兩春坊實擬天子之三省故以詹事庶子領之今則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何其輕且褻之甚耶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嫖狎奇袤

朱文公行狀

文

明辨齋

雜進之害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于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等真之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

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熏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嫉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能無所撓敗紀綱不正於上是

朱文公行狀

三

明辨齋

以風俗頹敝於下蓋其爲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爲尤甚大率習爲軟靡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辯曲直爲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少拂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必得而後已甚者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宰相可嘲則嘲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議眾排指爲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

擯誅辱心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尙復忍言之哉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爲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需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貲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存已其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

朱文公行狀

三

明辨齋

聞其能用此錢以易敵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趣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爲限以爲未足則又造爲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於是中外承風競爲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撓克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爲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

積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刺如此則彼智勇材畧之人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爲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強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億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

朱文公行狀

三

明辨齋

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時上已有倦勤之意蓋將以爲燕翼之謀先生嘗草奏疏言講學以正心修身以齊家遠便嬖以近忠直抑私恩以抗公道明義理以絕神姦擇師傅以輔皇儲精選任以明體統振綱紀以厲風俗節財用以固邦本修政事以攘夷狄凡十事欲以爲新政之助會執政有指道學爲邪氣者力辭新命除祕閣修撰仍奉外祠遂不果上先生當孝宗朝陞對者三上封事者三其初固以講學窮理爲出治之大原其後則直指天理人欲之分精一克

復之義其初固以當世急務一二爲言其後封事之上則心術宮禁時政風俗戒肝瀝膽極其忠鯁蓋所望於君父愈深而其言愈切故於封事之末有日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暮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忠臣懇惻至今讀者猶爲之涕下先生進疏雖切孝宗亦開懷容納武備編修祕省郎曹之除蓋將引以自近守南康持浙東江西之節又知其不可強留而授之至是復有經緯之命先生之盡忠孝宗之受盡言亦未爲不遇也然先生盡言皆痛

朱文公行狀

三

明辨齋

詆大臣近習孝宗之眷愈厚而疾者愈深是以不能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而孝宗內禪矣光宗即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者再覃恩轉朝散郎賜緋衣銀魚改知漳州又再以疾辭不許時光宗初政再被除命遂以紹熙元年之任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加意學校教誘諸生如南康時又以習俗未知禮採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釋氏之教南方爲盛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私爲庵舍